

李汉平 著



富街
李汉平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富街

李汉平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富街/李汉平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4

ISBN 7-02-004189-2

I. 富…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2465 号

责任编辑:刘海虹 责任校对:郑南勋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王景林

富 街

Fu Jie

李汉平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75 插页 3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02-004189-2/I·3179

定价 20.00 元



作者像

目 录

- 1 城里是乡下人的“国外” / 1
- 2 柴火妞 山野菜 / 6
- 3 火烧旺运? 富贵的心碎了 / 17
- 4 山羊遇到虎,花子进“恋谷” / 23
- 5 “男人是一把刀” / 27
- 6 深渊很甜蜜 / 47
- 7 女人心 绿蚕眉 / 54
- 8 富贵的浪漫秘事 / 58
- 9 “你是我的银行” / 63
- 10 房子——大鸟笼 / 68
- 11 一个男人的梦想 / 78
- 12 “我想喝毒药” / 82
- 13 神秘人——像雾像雨又像风 / 85
- 14 猫的邀请 / 87
- 15 诗人之死 / 91
- 16 魔鬼海 地狱门 / 97
- 17 说不出的心事 / 102
- 18 补课费 购“脑粮” / 112
- 19 躺在床上,人变轻了 / 115

- 20 温柔乡里的俘虏 / 117
- 21 店遇克星 人走败运 / 122
- 22 一个女人成就了一个男人,自己却死了 / 128
- 23 富街凶案 / 139
- 24 葬礼和礼账 / 148
- 25 吉祥宝座的新住户 / 151
- 26 金人顺的梦想 / 157
- 27 一万乘一百和一百万除一百 / 165
- 28 屋漏又逢连阴雨 / 169
- 29 女人是为爱而活的生物 / 171
- 30 情人与孤独 / 176
- 31 “冬天里的一把火”和灰耗子 / 179
- 32 黄芪地头的真情 / 187
- 33 艺术生意和“国画西施” / 192
- 34 儿子是个无底洞 / 195
- 35 生活伴着意外 / 201
- 36 高处不胜寒 / 205
- 37 绿跑车 火油钻 换不回快乐? / 207
- 38 “我像会失败的人吗?” / 213
- 39 一个小业主和半个农场主 / 216
- 40 无奈,在床上 / 220
- 41 飞翔的感觉 噩梦 / 224
- 42 婚姻的实质是彼此的背叛? / 227
- 43 礼品变商品 太阳消失 / 231
- 44 虚伪的夫妻 心灵陷落 / 245
- 45 梦里算命人 / 252

- 46 “经济动物”的爱情与亲情 / 258
- 47 情人和爱人 失望加失望等于绝望 / 265
- 48 十万火急! 大荒…… / 272
- 49 火油钻 忏悔心 / 275
- 50 三十六计——走为上 / 279
- 51 悲剧人物 / 281
- 52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 285
- 53 喧嚣与浮躁 / 290
- 54 自由落体 / 293
- 55 重返“纪念碑” / 296
- 56 飘逝的是永恒的 / 304
- 57 倒霉运和白日梦 / 308
- 58 “爱情”后遗症 / 313
- 59 生活是个圆儿 / 316
- 60 变成一片蔚蓝 / 322
- 61 金钱流 财富流 花子说:“我要回去了。” / 326
- 62 回乡也难 影子跟着身子走 / 333
- 63 魔术, 顺子变出真钻戒 / 341
- 64 花子之死 / 346
- 65 执手相看泪眼 / 351
- 66 还愿凌河 / 354
- 67 人性, 被财富扭曲 / 357
- 68 十年一觉富街梦 / 364

1 城里是乡下人的“国外”

花子走到那条街上的时候,很惭愧自己的脚,或者说是脚上的鞋。

那鞋已经穿走了形儿,好像一对鲶鱼头。泥浸土染的,分不出是个什么颜色。脚趾那儿破了两个洞。两个趾甲黑黑的“大拇哥”便像井底之蛙爬上了井沿儿,要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

1

从她身边走过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她,好像看动物园里新来的大熊猫。这就越发增加了她的羞怯。她低着头,红着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周围,都是些什么样的鞋啊!红的、绿的、黑的、白的……千奇百怪的,踩在那铺出花儿的地面上,嘎嘎响,神气得很。而她的鞋踩下去,只有噗噗的声音,好像一只“扑棱蛾子”在拍打翅膀。这是一双花布鞋,是奶奶打裕襟,纳鞋底儿,一针一线给她做的。这是奶奶给她做的最后一双鞋了。在那个发大水的秋天,奶奶抱着她上了房顶,解下腰带把她拴在树杈上。一个大浪打来,奶奶被冲走了。

她只来得及喊一声:“奶——”从奶奶的布衫上抓下一枚纽扣。那扣子是黑色有机玻璃的。花子常常想像那是奶奶的眼睛。花子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这枚纽扣,有心事的时候就跟它说,好像跟奶奶说一样。

花子命硬。人说的。三岁时没了妈，六岁时没了爹，奶奶拉着她拜柳树当爹，拜马莲当妈。她放了学就常去柳树林、马莲地徘徊，盼望着柳树和马莲能像别人的妈妈一样抚摸摸摸她的头发，给她抻抻衣襟儿。奶奶死后，纽扣就成了奶奶。她的亲人都是“东西”。她彻彻底底成了孤儿。

“花子，寻思啥哪？快点儿！”舅舅说。

“嗯哎。”花子答应一声，急忙跟上舅舅的脚步。

舅舅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有一张蒙古人似的黑红的脸。高颧骨上像盖着一张红网似的，织着许多血丝子。眼睛里也是血丝子。他说他忙，早晨四五点钟起床，夜里十二点之前没睡过觉。

2

那干啥呀？花子想不透。在乡下，天儿一黑，各家各户就关门睡觉了。

舅舅是花子的远房亲戚。早出了五服了。先前也是乡下人儿，可他脑瓜儿活络，不安生，不愿意在村子里脸朝黄土背朝天地翻一辈子土坷垃。下过广州，闯过深圳，倒腾过录音机、录像机啥的，成了村子里最了不起、最见过世面的人。后来他就搬家，搬到城里去住了。那城市挺大，叫哈尔滨。究竟有多大，花子也说不清楚。只知道每天晚上电视里播天气预报，说完了北京就说它呢。啧啧，跟在首都后头，还能小喽？

花子便向往着哈尔滨。对于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来说，那就是纽约，那就是巴黎。哈尔滨究竟什么样儿呢？他常常在梦中描绘。啥时候能到哈尔滨去走走就好了。

人说，有啥样儿的梦就有啥样的日子。兴许对。这不，花子这会儿就站在这座城里最富的街上了。人说这是哈尔滨的华尔街。那么高的大楼，带着尖尖顶，好像童话里的房子。花子站在那里仰头望，望酸了脖子。她努力地数哇，数哇，看看

那最高的楼到底有多少层，可老是在数到一半的时候就花了眼睛。

“干啥哪？干啥哪？乡下人进城就发呆。”舅舅说。

“舅，你说那座带尖儿的楼到底有多少层呀？”

“这，我还真没数过，大概有好几十层吧？”

“那——住在顶尖儿的人怎么爬上去呀？”

“里面有电梯哪。按钮一按，嗖的一声就爬上去了。”

“城里可真好，好像神话故事一样。”花子忍不住轻轻叹息着。

“想过好日子吗？”舅舅问。

“想！”花子用力点点头。傻子才不想过好日子哪。

“要想过好日子，你就得成为富人。成了富人，你就要有啥，这条富街都是你的。”

“舅舅，你是富人吗？”

“我？差远儿去啦，我不过是这河塘里的一只小虾米。可我得变成一条大鱼！”舅舅把乡下人的粗大的关节攥得咯吧咯吧响，发了狠，咬牙切齿地说。舅的贼亮的眼睛里冒出一股凶光，让人看了忍不住发抖。

可好像有一股火焰也燃烧了花子。花子的心底里起了一阵激情的颤抖。她忍不住对自己说：“我也要成为富人！”

可看着脚上那鲶鱼头似的鞋，她知道自己离富人的道路还有多么遥远。两个大拇哥从鞋头里探出头来，跟乌龟的脑袋似的，要看看这片富贵的世界。

这是一片新兴的街区。清一色的新楼，建筑样式和色彩都是最现代的，和国外相差无几。走在这条街上，你就会感到那种由财富堆积起来的豪华和气派，你就会被这豪华和气派挤压得浑身发抖，随即生出许多贪婪来。

当年富贵(花子的舅)头一回走在这样的街上,生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感想。如今这感慨该由花子发了。

这条街上有很大公司、大酒店,还有很多银行、商场。一家比一家排场,一家比一家阔。

“你没有去过国外吧?”

花子用力地摇头。

“当然,你没去过。你连哈尔滨都没到过,咋能到过国外呢?”

“舅,你去过吗?”花子好奇地问。

“去过!花子,我告诉你。人若是有了钱哪,就像生出翅膀的鸟,会飞,想去哪旮儿就去哪旮儿。”在远房外甥女儿面前,富贵的嘴里忍不住又蹦出了土字儿。花子听着这些土字儿,觉得很亲切,仿佛这才是她的舅了。

“我去过新加坡。那是个贼富的地场儿。新加坡的街道就这样儿,气派、干净。穿白布衫子在地上打一个滚儿,都沾不着土。”富贵带着暴发户独有的心态,给花子讲他的见闻、经历。于是花子更崇拜他了,看着他那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儿,好像看着一座山。

富贵在外甥女崇敬的目光里,觉得自己越发挺拔、伟岸。

这是一个崇尚财富的时代。有钱就是好样儿的。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儿。住在这条街上的人,很多都腰缠万贯。谁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发起来的?至于他自己,良好的自我感觉已经使他不再想起当年在乡下因为偷西瓜而被打得屁滚尿流的惨痛经历。如今,他在那片小小店面的大门上用不干胶贴字印着他的办店宗旨:仁义、诚信。加上一个始终的微笑,使他的顾客们趋之若鹜,生意是越做越红火了。

花子走进那片店面的时候,见里面堆积如山的货物花花

绿绿,闪闪发光。她从小儿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排场,忍不住说:“舅,你真了不起!”

富贵笑了:“傻孩子,这才哪儿到哪儿? 往后,舅要成为这条街上的首富。舅要挣下一千万元钱存在银行里。舅要住别墅,开奔驰,让这条街上所有的人都认识我张富贵!”富贵的眼睛里又有什么东西像电光石火一样地闪了一下。

2 柴火妞 山野菜

花子是焕然一新了。

到舅舅店里的淋浴间里洗一个澡，洗尽了乡间的土腥气。花子一边用淋浴喷头冲着自己那刚刚冒芽儿的、花骨朵似的小乳房，一边惬意地呻吟着：“真幸福啊！真幸福啊！”

6 其实幸福不是什么摸不着、看不见的、空而又空的东西。幸福就这么实实在在。是一次爽身舒心的淋浴，是一件漂亮的衣服，有模有样的鞋。

从淋浴间出来的时候，花子成了一个美人儿，浑身的皮肤都变成玫瑰色，头发散着清香，眼睛也润润地亮。

富贵惊呆了。

花子不自觉地挥洒着自己的美丽，举手投足之间竟有让人怦然心跳的东西。

穿上舅舅给买的新衣新鞋。那鞋是红色的，穿在脚上秀丽、惹眼。刚才那两只鲢鱼头，被她像扔癞蛤蟆似的扔掉了。想起乡下大姑娘私下里唱的一首歌：“一双红鞋露水里站，把那阿哥哥的心扰乱。”花子忍不住整个心都颤抖起来。

富贵想：“还是乡下闺女受看，野性，欢蹦乱跳的，一股子活气。不像城里的闺女，一个个都像纸扎的花儿。”他预感到随着花子的到来，小食杂店儿的又一度辉煌即将开始。

上中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是鲁迅的《故乡》，讲到一

个豆腐西施。富贵心里话儿，花子会成为我这小食杂店儿里的西施呢。

“舅，我干点儿啥？”

“先吃东西。”

花子吃不惯牛奶的膻味儿，面包的甜味儿。说：“舅，给我一碗粥，吃点儿咸菜酱儿就行，长劲儿。”

舅母顺子笑说：“你呀，可真是个穷命。”

咸萝卜、开水泡饭，花子爽爽利利，吃了个痛快。

“舅，我干点儿啥？”乡下人闲不住，又怕落下吃白饭之嫌，花子嘴上的饭粒还没抹净呢，就麻利地问。

“你先在门口儿当几天迎宾。”富贵老谋深算地说。

“啥叫迎宾？”

“就是站在门口招呼客人进来买东西。”

“咋招呼哩？”

“你自个儿先试试。”

“大家来呀，快都来呀。咱家的东西又便宜又好哇。不买白不买呀。过了这个村儿啊，没有这个店儿啊！”

顺子笑弯了腰：“这孩子，嘴巴倒挺伶俐的。可怎么听着像跳大神儿的？”

富贵说：“你不用，你啥都不用。你就穿件漂亮衣服往门口儿一站，微笑着，做个请的姿势。对，就这样儿。像我这样儿。胸脯再挺起来点儿，屁股再翘起来点儿。对，对，就这样儿，就这样儿。”

花子说：“不行，这我干不来，你还是让我干点儿粗拉活儿。咋苦咋累都行，就是别站在门口儿挤笑儿。”

顺子说：“算了，就别为难孩子了，让她在屋里卖货，帮着打扫卫生，照应店面。又不是饭店，搁个迎宾干啥呢？就你爱

独出心裁儿！”

富贵脸子呱嗒一下就摆下来，顿时就晴转多云：“这店是你当老板还是我当老板？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顺子讪讪地：“得得，是你，当然是你！我们是谁呀？不过是给你打工的。说不准哪天，我这个老板娘也会被你刷回老家去！”

富贵冷笑一声：“照那话儿说吧。——在这片店里，我是天，我的命令谁也不能违！”

花子算是领略了舅舅的厉害。她大气儿不敢出，乖乖地站到门口儿迎宾去了。

富街上又出了一桩新鲜事儿，食杂店门口安了个迎宾女。而且那小女子那个鲜啊，那个嫩啊，使过往的行人忍不住都停下了脚步，趑趄进店里来转一圈儿。转一圈儿哪有不买东西的道理？眼看小店儿的卖钱额翻番儿。

顺子服了：“没想到你还挺有经营脑瓜儿。”

富贵很得意：“我是谁！”

门外，有些小赖皮买了东西不走，站在门口儿跟花子搭话儿：“这是谁家妹妹？一朵花儿似的个人儿，以前怎么没见过呀？”

花子一脸惶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忍不住就喊：“舅，舅，你快来呀！”

富贵急忙出来，说：“这是我们新来的迎宾员，刚从乡下来。”

小赖皮说：“山野菜，新鲜呀！”

富贵陪着笑脸，说：“新来乍到的，不懂规矩，你们别介意。”

小赖皮说：“啥时候哥包个房，你陪陪哥。”

花子被吓得哇的一声哭了。急急忙忙往店里跑，一边跑一边说：“舅，他要流氓！他要流氓！送我回乡下！送我回乡下！”

顺子撇撇嘴说：“哟，哪儿来的贞节烈女呀？啥了不得的事儿？不就是逗逗嘴皮子吗？真是没见过世面。城里的姑娘家都乐意逗着玩呢。”

花子回了那楼梯间用木板隔成的小屋。一会儿出来，又是来时那个柴火妞儿了。只是脚上仍灿烂着一双红鞋，因为鲢鱼头被她扔了。

“舅，舅妈。我回去。这地场是好，可不是俺呆的。俺喜欢漫山野地跑，喜欢大山，林子，草甸子。山里人不这么埋汰，男人见着女的就瞎逗壳子。”

富贵在外头用两盒“红塔山”，应付走了那两个小赖皮，回到屋子里。真想教训花子几句，让她学着懂事。这年月，顾客就是上帝。谁敢得罪上帝呢？再说，这些小赖皮，谁知道他们有什么来头？万一惹着一个黑道上的人，这生意就不好做了。

如今这生意人，眼瞅着是大把大把赚票子，可是得装出笑脸儿迎人，夹起尾巴做人。很多时候得装孙子。

满心想独出心裁，搞出点儿经营特色来，没想到头一天就惹了事。富贵在外头憋了一肚子气，正没处撒呢，见花子这样儿，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花子说：“舅，这双鞋多少钱？我回去打草、采山木耳，挣了钱还你。你这高楼大厦的地场儿是好，可不是俺呆的。俺也不稀罕。啥人儿啥命儿，俺柴火妞就柴火命儿。用不着谁拉帮，俺还回山村里去，过没人欺负没人儿管的日子。”

富贵说：“你寻思你是啥？苦命的小孤儿。在那山村里你连个亲人都没有了，去喝西北风？我是心善，可怜你，给你寻

个出路。你也不小了，都十六岁了，咋跟个孩子似的，不懂事哩？”

花子犯了倔：“在这儿山珍海味俺不稀罕，回去喝西北风俺乐意！你让俺走！你让俺走！”

顺子说：“你这孩子可真傻。回去荒山野甸子的，有啥呆头儿？这地场儿可是一天一个景儿，三天一个样儿，让你看都看不够哩。”

花子耍了脾气：“俺不稀罕！俺不稀罕！你们再不让俺走，俺就死在这儿！”

顺子开始骂富贵：“死人哪你！还不上前管管！能请神不能送神哪！就你犯贱！想拉帮人，倒惹了自己一身臊！你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富贵那光秃秃、油亮亮的大脑门子上，汗珠子就直溅了。吭哧吭哧说不出话来。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婆把他骂。

富贵说：“花子，要不这样儿好吧？你别当这个招风惹眼的迎宾。进屋来卖货。货上都打着价钱，你按价收款，别收差了就行。要不你就跟我去上货，那可是个苦活儿，要起早，要到批发市场去挑挑选选。两样活儿随你挑，你别这么急着就走，先留下来试一个礼拜。”

花子想了想，说：“舅，苦活儿累活儿我不怕，我跟你去上货吧。”

富贵说：“行。”他倒乐得上货的时候有个帮手，省得一个人手忙脚乱的。

顺子忍不住笑道：“这孩子多虎，放着小姐不当，偏要当丫环。”

花子说：“当丫环有啥不好？只要自由自在不受气就行。兴许我就是个丫环的命。”